

离离塘中蒲

□钱国宏

故乡有许多池塘，池塘里挤满了遮天蔽日的蒲草。

“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”，枝头吐绿的时候，蒲草塘就从冬眠中迅速醒来，欣欣然吐出齐刷刷的蒲草叶，蛙声如潮，经日不绝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会拿出家中的铁钎，到塘边去搜寻，仔细查看每一株蒲草根部的动静，只要看见青蛙藏身其下，就迅速举枪猛戳；青蛙腿烧熟后是一道美味，喂鸡鸭又可换取鸡蛋和鸭蛋呢！闲时，还可走进塘中，寻找各种各样的鸟蛋——鸟们把自己的巢都筑在蒲草塘中。

夏天到了，蒲草开始抽穗扬花。鲜嫩的“蒲黄”（蒲草的果实）清新爽口，吃起来既绵软又香甜。每每这个时

节，塘内便回荡着孩子们兴奋的呼喊：“我这儿好多哟！”“我这边也有啊！”成捆的“蒲黄”采回家，一家人可以连续吃上三两天，吃剩下的晒成“蒲棒”，可当作“蚊香”，也可充作枕芯，有疗椎助眠作用。

蒲草塘内水族兴旺，黑鱼、鲫鱼、鲢鱼、草鱼、泥鳅等蔚成大观。因此，七八月间，蒲草塘边人影不断；大人孩子深入塘中，在密不透风的蒲草间撒网兜宽窄窄的“挂子”，安大大小小的“卡子”（均为渔具），还有的站在浅水区用“扳网”扳鱼。赤手空拳的孩子们则趁下塘捞菱角的时机，将一片水洼趟浑，以期来个“浑水摸鱼”。大人孩子俱各忙碌，各有收获，塘里塘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秋天在塘里钓泥鳅是件有趣的事。手持专用钓钩下到水中，沿塘边慢慢绕行，如探察到泥鳅洞，就将穿有蚯蚓或猪肝的钓钩伸入洞里，待泥鳅咬钩后，将其钓出来。这是白天的钓法，我们还发明了一种颇为有效的夜钓方法：钓线的一端穿上一枚笔直的纳鞋底的针，做成一个直针倒钩，粗大的蚯蚓可由针屁股往针尖穿，钓线的另一端系在一根短竹棒上。黄昏时分，几十支这样的针钩插在草塘的四周。天一黑，泥鳅出来觅食，遇到粗大的蚯蚓，便会猛吞下去，结果被蚯蚓肚里的大针死死插住，再也无法挣脱。这时，只需用手电筒一照，就可以“探囊取鳅”了。

铜官山

湿地之春

盛利者摄



孩提时，生活在远离城区的小矿山，周围即是广袤的田野。砍柴割草、钓鱼摸虾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本领，其中钓鱼黄鳝则是件十分有趣且颇有技术含量的事儿。

头天下午就准备好了蚯蚓、鱼篓，把自行车车辐或一截钢丝的一头磨尖了，再弯成钩，家伙什就算齐了。第二天吃饱早饭，罩顶草帽，便行走在江南的田埂、塘堤上了。

时节是农历的七月初，稻田里刚插不久的秧苗，满眼的郁郁青青，池塘中水草碧绿，随波摇曳。这田埂塘堤之上，便是钓鳝的所在。黄鳝极善打洞，鳝洞一般都在堤埂临水的一侧，也有在水田的软泥里。洞口往往在水面之下，堤埂上的洞口被杂草掩盖，不易察觉。所以这钓鳝的第一步是寻找鳝洞。须弯腰耷腰，用钓钩轻轻拨开草丛，仔细搜寻，有的甚至须脱去鞋子，站到水田里。倘若发现了洞口，千万不可贸然

又到了花生成熟的季节，我不由想到当年耙花生的场景。刚耙起的花生不独水分足、十分甜，而且还带着一股清新的泥土味。一边耙花生，一边拣上一颗饱满的摘下来，拍拍上面的泥土，再在衣服上擦几下，然后用沾着泥沙的手指剥开，凑到嘴边，用牙齿轻轻的把花生米从壳里衔出来，“喀嚓”的嚼几下就吞下去了。嘴巴里不停的嚼，白白的花生浆顺着嘴角流了下来。

我们老家大多是沙地，很适合种花生。大集体时，耙起的花生都归队里，虽然种的花生很多，平时却很难吃到。因此到了耙花生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小孩都跟到地里去，说是帮摘花生，其实是借机吃花生。那年头生活很苦，一年到头都没有什么可嚼的，因此耙花生是我们一年中最为开心的日子。到了地里，一边漫不经心的摘，一边不停的剥了往嘴里塞，全然不顾泥土是不

历代文化名人笔下的莲，文化情韵与亭亭玉姿相辉映，曼妙无限。莲花的种种美态，极应宁静之心，极富清雅之味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莲花之美，美在意态。每逢仲夏，莲花挺立于碧叶之间，在绿叶映衬下，风姿绰约，格外销魂。此时若有采莲男女泛一叶轻舟，穿梭于莲丛之中，那种“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，乱入池中看不见，闻歌始觉有人来”的至妙情境，如仙似梦！

莲花之美，美在颜色。“满池碧叶铺水面，白红粉莲次第开”。湖上，仿若是会动的工笔长卷，一直绘到天边。宋代诗人杨万里曾陶醉于杭州西湖莲花一隅，吟出千古名句：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此句色调虽尽情泼洒，却对仗优雅似梦，一向被人誉为“诗海珍品”，百读不厌，久颂成仙。

莲花之美，美在质感。莲花的质感

钓 鳝

□沈成武

下钩，还需认真观察，这里的学问可大了。首先要看洞口的水面是否漂浮着水锈或细细的泡沫。漂着水锈的洞口，定然是久已无鳝光顾的空穴；漂着泡沫的洞口，里面往往是“抱窝”——正在产籽的母鳝，尽管当时并没有“可持续发展”这一说，但钓鳝的人大多对正在产籽的母鳝还是敬而远之的。其次要看洞口的大小和规整与否，洞口的直径拇指般粗细最好，太粗了，也不会去钓，因为怕是“化骨丹”——据老人们说黄鳝太老了，会成精，成为“化骨丹”，人若吃了，便会化成一摊血水。我们并未见到有什么人因吃过过大的黄鳝而化成血水，但当时我们对此还是深信不疑的。再说，当时黄鳝也算不上什么稀罕物，吃就要吃最

好的，“秤杆子黄鳝马路鳖吗”。如若是一洞口不规整，极有可能里面盘据着螃蟹。因为螃蟹不会打洞，只能寄身蛇鳝之穴。况且这些螃蟹只是又黑又小的石蟹，食之无味。仅凭眼光观察还是不能最终确定下钩与否。下一步还要用手去探一探，方法是伸出中指，其余四指握成拳，用中指顺着洞里往里探。如果洞里的水是凉的，有可能就是一个蛇穴。蛇是冷血动物，洞里水温自然较周围的要凉一点。大可不必担心会被洞里的蛇咬着，蛇一般在洞里是不咬人的，况且我们当地还流传着“水蛇咬一口，活到九十九”的说法。当然，也没有为活九十九而主动让蛇咬一口的人。如果洞里较为温暖，这时，就可以准备开钓了。钓饵就是昨日备好

花生新带泥土香

□谢飞鹏

是擦干净了。

耙完后没有花生吃了，我们便拿个小耙，挎着个小篮子，到耙过的地里去翻花生。好不容易看到一颗漏网的花生从小耙底下滚了出来，便赶紧拣起来丢到篮里。虽然那股带着泥土的清香有些诱人，但我们却不舍得吃，而是拿到家里，倒在盘箕里晒干存起来，正月里拿来招待客人。刚刚耙过的地翻第一遍时往往收获不少，一天下来，好的话可以翻到一二升。

乡下有句老话：“花生能过万人翻”。真的，即使翻过几次的花生地，你再去翻，多少总可以翻几个出。那时队里的地大多是种花生的，因此放了学后，我们便到地里去翻花生，这样一直可以翻到寒霜霜降。有时翻到的花生发了芽，我们也不丢掉，而是拿到家里洗干净，炒了做菜吃。白白胖胖的花生芽放点干辣椒，虽然没有多少油，吃起来还有一股青涩的花生叶味，在那年头也是难得的美味呀！

考上大学后，和花生的接触也就渐渐的少了。后来参加了工作，虽然也经常能吃到花生，但是大都是熟花生；吃起来虽然香脆，但没有那股清新的泥土味，因而我更加怀念地里的那花生。好在母亲年年都种点花生，到了花生成熟的时候，总是叫我和妻子去帮摘花生。由于忙于工作，竟一直未能成行。

最美是莲花

□付秀宏

间。这莲，多像修炼多时的圣者呀……

莲花之美，美在趣味。李清照与莲花的邂逅，可谓一次美丽的“相遇”。且看她的《如梦令》：“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”因是不期然闯入莲花丛，迷情惊动鸥鹭，戏剧性的趣味意象转变，其意在写莲花之静态之深。她多像做错事的小孩子，打扰了这一方静谧，心含愧疚。

莲花之美，美在艺术。清代书法家铁宝书，游济南大明湖，见满湖绿影、万点荷红，书写了《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》这幅楹联，置大明湖北岸“小沧浪亭”园门左右。银勾铁划的书法艺

冬天，塘内一片洁白。汉子们踏着皑皑白雪下塘割蒲草，做“塔塔米”、苫棚；或者凿开冰眼，冬捕。男女老少齐聚冰面看热闹，“出鱼喽”、“上钩啦”……兴奋的呼喊之声此起彼伏，南北响应；冰面上，一尾尾健硕的鲤鱼、鲫鱼、鲢鱼冻得硬梆梆的，一条条整齐地摆成了“鱼阵”，而篓内活蹦乱跳的鱼虾则逗出了一串串开心的笑声！那笑声，震落了北方汉子眉毛上的霜花和胡子上的冰溜子……

“离离水上蒲，结水散为珠，间厕秋菡萏，出入春凫雏，初萌实雕俎，暮蕊杂椒涂……”吟咏着这样的诗句，我离开了故乡的蒲草塘。在异乡谋生的岁月里，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的蒲草塘，朴实无华的蒲草塘固然比不上西湖，更无法企及桂漓，但她却承载了我的童年诸多的乐趣，包容了塘中诸多的生命，经历了生命的繁华与寂寞。她敞开胸襟，在繁衍中领悟自豪，在奉献中体味快乐！这是一种胸怀与品质，这更是一种安然与超脱！

蒲草青青，慰藉生灵；我心悠悠，闻香驰梦！



的蚯蚓，死蚯蚓不行，越新鲜越好。穿蚯蚓时，也有讲究，得把整条活蚯蚓穿一半在钩上，另一半则在钩头让蚯蚓不停地扭动，借此吸引黄鳝的注意力。顺着刚才探得的洞穴走势，小心翼翼放进钓钩，动作稍大，极有可能把钓钩塞进洞壁的泥土里。人有时蹲着，有时跪着，甚至爬在埂堤上，一只手轻轻转动钓钩，另一只手用食指与拇指在水面以下弹击，发出“唧、唧、唧”的响声。握钩的手感觉一震，顺势一拉，一条黄鳝便被抽出洞口缠绕在钓杆上了。保不齐有时也拽出一二条蛇儿，只需在埂堤沿上轻轻退下，让它摇头摆尾而去。

临近晌午，鱼篓里渐渐有了沉甸甸的感觉。这时找处树荫休息会儿，躺在青草铺就的软毡上，吹着田野习习的凉风，惬意极了。如果是三五同伴结伴而来，海阔天空一番，更是愉快。休息好了，拎着鱼篓，哼着歌儿，还赶得上回家吃午饭哩。

现在正是花生成熟的季节，想起花生那股带着泥土的清香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于是抽出时间，带了妻子孩子回到家里，既是去帮母亲摘花生，也想让孩子体验一下我当年的感觉。孩子五岁多了，他觉得这很好玩，在地里到处乱跑。母亲挑写饱炼的拍掉沙土，然后在衣衫上搓几搓，剥了给他吃。还一边慈祥的问，好吃吗？孩子不经心的点着头，白白的花生浆从小嘴角流了下来。母亲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“妈，别拿给那么多给他吃，有沙土的。”妻子说。“怕什么，你老公小时候不也是这样吃的。”母亲却不在意。我也对妻子说：“不要紧的”。说罢，挑上一颗饱炼的像当年一样剥了放到嘴里。

刚刚耙起的花生还是那样的甜呐！看到孩子不停的嚼着，不知他是否也能从这甜甜的上子花生里品出那股清新的泥土味来。

术，由高及低的数字对偶，为赏荷胜地平添了无穷魅力。著名画家潘天寿，乃画莲高手，他在一把洒金扇面上画了西湖莲，题为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墨彩交融，惟妙惟肖。人们摇动扇子，如觉莲香在手，清风吹拂，独具情趣。

莲花之美，美在想象。台湾诗人余光中一生爱莲，他在《莲恋莲》中，写出了自己爱莲的绝妙体验：“立在荷塘草岸，凝神相望，眸动念转。一瞬间，踏我履者是莲……亭亭临风的是我。岸上和水中，不复可分，我似乎超越了物我的界限，更超越了时空。”如幻似真的朦胧之境，勾画了莲与人的心心相惜。

莲花之美，究竟美在哪里呢？我想，它满藏在我们心里！莲花不事张扬，它走近人心的方法绵长而细润，因宁静而悠远的心灵内质，给人自成境界的美妙。莲花美的极致，非图画所能表，乍见所能识；它是优雅德行的历历呈现，它是知音遍地的岁岁彰显……

神奇的纳木错湖

□余来友



6月27日早晨7时30分，拉萨还下着大雨，我们却登上了去纳木错湖的行程。旅游大巴上，我们问导游能否看到晴朗的纳木错湖。导游说，这里的天气一日四季，就看运气吧！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一路观看车外风景。沿着青海西宁的是一列客车，开往拉萨的是一列货车。沿途可见羊八井温泉，远处还冒着热气，看上去温度不低。经过第十届亚运会圣火采集点，下午就到了那根拉山口。这里海拔5190米，我们没有下车，直奔纳木错湖湖面。看来，运气还真

是不错，过了山口，天立即放晴了。天空又变成蓝天白云。在这里，可以远眺纳木错湖全景，美丽的圣湖犹如一面宝镜嵌在天边。在藏民心中，每个山口都是神圣之地。因此，那根拉山口也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经幡。

纳木错湖的形状近似长方形，东西长70多公里，南北长30多公里，湖面海拔4718米，总面积为1920平方公里。“天湖”是纳木错湖藏语的译音；纳木错蒙语的译音为“腾格里海”，两种称呼都是“天湖”的意思。纳木错湖是西藏的三大湖之一，只有她是咸水湖。据说也是我国的第二大咸水湖，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，她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湖泊。她每年吸引着西藏当地和青海、四川、甘肃、云南的教徒们千里迢迢，完成艰辛的旅程，寻求灵魂的超越。

导游介绍说，羊年转湖，马年转山，这是西藏民俗宗教活动之举。每到羊年的时候，诸佛、菩萨、护法神集会于纳木错设坛大兴法会，信教群众此时集中前往朝拜，并有转湖念经一次，胜过平时朝礼转湖念经一万次的说法。转湖能使心灵净化，积累功德，其福无量。因此，每到藏历羊年僧俗信徒不惜长途跋涉，前往转湖。这一活动，往往前后历时达数月之久。

旅游巴士停靠在湖边最大的一块空地上。阳光毫不吝啬地洒向大地。我

们沿着湖边的草地步行了一段距离。为了减少高原反应，有的游客还骑着藏民的马，以保持一定的体力。纳木错湖以她宽阔、宁静、湛蓝、清澈的容颜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面对这样的景色真是太迷人了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世界上没有一处蓝色可与纳木错湖媲美。一望无际的湛蓝色湖水和无比清澈透明蓝天，令人无法分辨出哪里是湖水，哪里是蓝天。远望望去，似乎天连着水，水连着天，天蓝水更蓝，蓝天上白云朵朵，湖水中浪花飞溅。放眼望去，蜿蜒巍峨的雪山将纳木错湖拥抱在怀里，那就是念青唐古拉山。相传，纳木错是帝释天的女儿，念青唐古拉山的妻子。纳木错湖水靠念青唐古拉山的冰雪融化后补给。念青唐古拉山像一个英俊的小伙子，而纳木错就是一位纯情的少女，几千年来，他们相依相偎永不分离。我赞同这古老的神话，我热爱这静静的圣湖。在这里你看到的是大自然给予你最美的景色，体会蓝天、白云、远山、碧水合一的融合，西藏人民把这美丽的纳木错湖视为高原人共同崇拜的神湖之一。大家只可惜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短了，总共停留了一个小时多一点。我们抓紧一切时间，摆着各种姿势在湖水边拍照，有的还光着脚丫涉水嬉戏，有的把双手伸进水里体会湖水的咸味。大家要把这天上的美景定格在脑海中，铭刻在心灵上。

时间有限，我们团的同志都恋恋不舍地离开纳木错湖，坐上回拉萨的旅游巴士上。窗外，藏北草原的迷人风光又呈现在眼前，牛羊成群组成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。大约行走半个多小时，刚刚还是晴空万里，突然空中又乌云密布，过会，雷电交加，并且还下起了冰雹，山的远处，还飘落在雪花。尽管这样，我们在经过那根拉山口时，还是撑着雨伞，冲下车去，在有标志性的几个点照相留念。这再一次印证了导游早晨从拉萨出发时所说的“一日见四季”的说法。

纳木错一日游，终生难忘。

走了“狗屎运”（小小说）

□何荣芳

小福子这两年走了狗屎运，不会炒股，没去做生意，更没有去买福彩、体彩，天空却砸下一捆钱来，使小福子寒酸的存折突然成了吸足水分的木耳，一下子饱满起来。

一家钢铁厂从大城市迁过来，原来鬼不拉尿、鸟不下蛋的破村庄遭遇整体拆迁，小福子的旧平房不仅能换一套安置房，屋基、稻田、山场、池塘，还有土地上的庄稼树木全都能折算成钱。发财了！发财了！小福子被一捆钱砸晕了，咧开嘴回不了位，连走路都不会走了，飘飘然仿佛就要生出翅膀来。

最开心的是，柳婶给他介绍了一个外地女子。那女子丹凤眼，小蛮腰，斜着眼睛看着他笑。小福子像老鼠跳进了米缸里，饱胀着一种幸福感。那女子对他也是一见倾心，第一次到他家来就扭扭捏捏和他有了肌肤之亲。小福子紧锣密鼓地张罗自己的婚事，眼看就要结束单身狗的生活了。

春日里，外地女子那边的老表、三叔和堂嫂来小福子家玩，酒足饭饱之后，三叔剔着牙说要走，小福子客套地挽留。堂嫂捂了嘴笑，又亲昵地把嘴伸到小福子耳边，悄悄说，三叔哩，是手痒了。小福子明白了，三叔是想玩牌了。麻将，国粹级玩物，爱玩这玩意的人，多的像过江之鲫。于是，撑起一副牌桌，小福子陪着几个客人高高兴兴地玩起来。

小福子正在走红运，挡都挡不住。小福子也觉得自己手气就是好，趁着好运挡不住把赌注越下越大。小福子这个下午就赢了一万多块钱。这钱来得容易，揣着快意，小福子觉得干活跟赌钱比起来，就显得太没意思了。

小福子赢钱的消息如同鱼市上空的

腥臭气，不知趁着那股风就熏遍了村庄。第二天牌局刚刚开始，小福子家就挤满了苍蝇般看牌的村民。看见别人赢钱比捡狗粪还要容易，有人就忍不住在一旁钓起了小鱼——押注，有的便趁输家起身撒尿的当儿，抢着占了位子赌起来。村子里又增加了几张赌桌，三叔又带了几个朋友来。杏子黄时，村子里的赌风日渐炽热，小福子这时已赢了十多万，胆气和胃口似孕妇的肚子越来越大。但好运气却像欲脱缰的野马，有点掌控不住了。赢了，输了，又输了，两个小时不到，五六万就扔到水里了。小福子心里发慌，又不甘心，摸起一副牌就战战兢兢，很担心又要输，结果担忧成了诅咒，一输再输。小福子想收手时，牌运却又突然好了，仿佛阴雨天的云层里突然漏出几缕阳光来，使人坚信要晴了，却不料却来了一场更大的雨。

小福子手头上没有现钱了，不想干了。老表叼着烟站起身，眯着被烟熏着的眼，从自己的手提包掏出几沓钱，丢到小福子面前。不一会这五万块钱又回到老表手中，小福子却凭空多了五万多元债务。

当存折里只剩下十几万时，小福子真没有胆量再玩了，房子装修的钱总要留下吧。堂嫂激他：输了不扳，家有金山？输了钱，哪个不想扳本呢？小福子觉得自己像僵尸入膏肓的老牛身陷了泥潭，已经身不由己了。云里，雾里，五六十万补偿款玩成了肥皂泡，小福子的存折又寒酸起来。曾有过的财富，像一朵黄灿灿的谎花矗立在绿茵茵的南瓜叶上，不久却焉了，最后从茎蔓上跌落，洒落成一地的梦。婚事自然也黄了。

乡村里得了钱的拆迁户们，有不少人腰包也像小福子一样稀里糊涂地瘪了。如此同时，钢铁厂的黑烟日夜喷出来，村民们的咳嗽声也日夜响起来。